



城北的水上公园，绿树环抱一汪湖水，碧波微漾；湖中央汀渚上绿丛掩映的湖心亭古色古香，若隐若现；湖心亭旁的九曲桥，仿佛一条舞动的长长白练飘浮在湖面上。如此清幽静谧的景致，犹如一幅精美的图画镶嵌在城区闹市。这样一片清静之地真是难得，它能让人慢下来，轻松惬意地观赏眼前的丝丝杨柳、粼粼波光，悠闲自在地晨练、散步，抑或垂钓、歌舞。

环境优美的安庆石化老年大学正好紧挨着水上公园，与之相伴。从1998年到2018年，二十年间，我受聘于石化老年大学任教，无论往来学校或课间散步，都绕不过也离不开水上公园。久而久之，它便成了我溜达的一个好去处。

去水上公园溜达并非完全为了赏景，更多的是在意湖边的垂钓客，我喜欢看他们熟练地抛饵撒窝，垂竿下钩，然后心无旁骛，悠然专注的样子。

十多年前初夏的一个上午，我一如往常，快步至湖边观钓。很巧，刚到湖边就遇见桥头上的老钓客抬手提竿，拉起一条个头不小的鲫鱼。那条鱼悬在钩上活蹦乱跳，在日光的照射下，灿若锦霞，闪亮耀眼。见此情景，我顿时想起《岳阳楼记》中“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”的句子，寻思着范文正公将鱼美称为

锦鳞，原来是有生活的。

桥头上这位被湖边钓友誉为“此地高手”的老钓客，黝黑的面庞上银鬓满腮，不善言笑，当时看去年纪约莫古稀开外，瘦高的身材还算硬朗。因之前我常于一旁观钓，算是他比较熟悉的看客，但我不知也从不问其姓名谁、何方人氏。本来，英雄莫问出处，不必把什么事都要弄个清楚明白的，观钓而已。

我平时见到的这位老钓客，总是身着洗得发白的四袋服，头戴一顶旧草帽，脚蹬老式解放鞋，连钓具、钓饵也都是传统老套的。若想要在他身上找出点现代时尚的东西来，唯一的就是他随身携带的湖蓝色塑料方凳。

遇见他钓得大鲫鱼的那天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不是什么高手，只是自这湖里有鱼开始就一直在这里钓。钓了几十年，知道哪地方有鱼，鱼喜欢吃什么食，什么季节在什么位置钓比较好。”“嗯，你这是用心掌握了鱼情，真是高手啊！”我接过他的话头表达了对他的赞誉。那天他的话好像比平时多，说过了鱼情，又以自信的口吻说他钓鱼从来是“路远不钓，花钱不钓，大热大冷不钓”，再就是“钓大钓小一个样，钓多钓少一个样，钓

水上公园忆钓客

余龙生

到钓不到一个样”。听到此处，我又插话道：“好好好，你这叫‘三个不钓，三个一样’，应该是你的钓鱼经吧，不愧是真高手。”听我这么一说，他很难得地冲我微微一笑：“这是我的习惯，谈不上什么经。”之后，又专注到鱼窝上的浮漂去了。

我知道，水上公园的湖其实就是一口大塘，面积不大，鱼儿少，来此垂钓多是空手而返。而老钓客垂钓在趣不在鱼，他的“三个不钓、三个一样”就是高手所为，就是趣的至高境界。特别是看他立于桥头、凝目湖面的情形，感觉虽无“独钓寒江雪”之意境，却大有“孤舟蓑笠翁”的画意。

看老钓客垂钓，有时会闻到随风飘过的淡淡酒香，知是老钓客喝酒了。我还真问过他这事，他说一天三餐酒，每餐只喝一瓶啤酒，从不多喝，目的是佐餐，并非嗜酒。我暗自给他如此小饮做了个定义：早上一瓶提神，中午一瓶开胃，晚上一瓶助眠。应该说他的生活还是有规律的。

后来，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我在那里从来没看到过他，再在湖边遇见他，却发现他没再喝酒了。他面带忧伤，神情有些恍惚，我感觉他一定是遇上了不该遇到的事情。此后又过了些日子，就再也见不到过他了。

不在湖边，我的观钓兴趣也就没了。

如今我已请辞教职好几年了，极少去水上公园溜达，但心里还记着在那里遇见的老钓客。



余龙生，号逸叟，安庆人，1948年生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书委员会副主任，安庆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。现为安庆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，安徽缘酒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。工篆隶，擅行草，兼习诗文。书作曾入选中国书协及省市书协多项大展，时有诗文书论发表于专业报刊。曾举办个展，出版有《余龙生书法作品集》。



2000年我在枞阳门市场做点小生意。这是我从乡下来城里闯荡的第八年，之前在一家公司当保安，后来又在商场里做过推销员，在工厂里打过小工，但总感觉飘来飘去，活得沉闷压抑，没有归属感，仿佛只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过客。

说实话，那时我对这座小城没有太多好感，它冷漠、排外，特别是有些土生土长的安庆人，总认为自己是城里人，对自己带有黄梅戏腔调的方言感觉十分优越，视所有的外地人为“乡下人”。在我的店铺对面卖内衣的女人据说从前祖上是城里的富豪，常常没事捧着茶杯，站在店外，整天抱怨“要不是你们这些农民进城，菜市场菜价肉价不会这么贵”，然后又煞有其事地说：“昨晚派出所捉了两个人，一看就是乡巴佬。”言词、神态，充满了傲慢与偏见。

每看到她出来抽着烟踱着方步，准备口沫横飞的时候，我都会自觉地到店后面的库房里理货，我知道她也不是完全针对我，市场上的人大部分都是乡下的，我没有必要去跟她计较，再说我当年当兵的那点血性早已被泥泞不堪的日子消磨殆尽，而且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。我听从医生的话，不能受气，于是，就耳不听心不烦，惹不起就躲着。

日子就这么平淡如水地过着，生意仅能勉强维持房租和温饱，我准备过年之后就清仓甩卖，关门走人，我

要离开这个让我闹心的城市。我想无论混得怎样的不堪，母亲和家乡都会接纳而不会嫌弃自己的，我要养好身体，不想回到家时让母亲看到的是一个自暴自弃和颓废的儿子。于是，我决定改掉常年不吃早餐的习惯。

一天早上，我来到状元府宾馆后街的一个小巷，走进“小老太蛋炒饭”早餐店，里面坐满了人，没有一个闲座，看到靠墙拐的桌子旁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快吃完了，便在他不远处站着等。我对正在抹桌子的“小老太”喊了一声：“来一碗蛋炒饭，不要葱！”这时，戴眼镜的男子转过头来瞅了我一眼，大概听出我的外地口音，他放下筷子，大声地说：“来一碗蛋炒饭，不要葱！”他学着我的家乡话把“葱”字的音咬得很重，店里面有几个人听到这夸张的语气，爆笑出声来，眼镜男仿佛受到了鼓舞，一脸的不屑，乜斜着眼睛，又冒出一句：“乡下人进城一少见多怪！”这一刻，我感觉店内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满脸涨得发烫，正要上前跟他理论，“小老太”把我拉到旁边的一个桌子前，双手按住我肩膀让我坐下，转过身来对着眼镜男垮下脸来：“乡下人怎么了？又不偷又不抢！没有乡下人，你吃什么住什么？乡下人的钱来得最

蛋炒饭“风波”

吴新生

正当！不像有些人，偷窃扒拿，专门祸害别人！”“小老太”似乎知晓眼镜男的底细，接着又是一阵劈头盖脸：“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棒槌上街，三天成精！你当我不晓得呀，你家爹爹当年不也是从长风乡下来到大轮码头拉板车的？往上数三代，哪一个人不是乡下出来的？什么玩意儿！我最恨欺负外地人！”眼镜男被老太一阵抢白，有些不知所措，他顿了顿，扶了扶镜框，边往外走边飘起了一句安庆话：“老太耶，我又没惹你，你么事吃饱了撑子管这么宽哉！”

我呆坐在那里，委屈、沮丧、愤懑，浑身发冷。这时，小老太端上来一碗没有葱花的蛋炒饭，柔声地说：“小伙子，消消气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趁热吃，不够再添。”旁边座位上的一位客人说：“小老太刚才骂得好！这个人看上去文质彬彬，还戴个眼镜。真是没教养。”此刻，我已经没有了食欲，望着晶莹剔透的金黄米粒，吞下一口和着泪水的蛋炒饭，感觉好苦好咸。趁着小老太在厨房忙碌，我掏出五块钱压在碗底，逃也似地离开了。

外面正在下着雨，我失魂落魄地走在小巷里，突然后面有小女孩的叫声：“叔叔，等一下。”她跑到我的身边，说：“我妈妈说淋雨会生病的，给你。”说完，她把手中的伞递给我，转

身又往回跑。望着风雨中消失的小小身影，我蓦然觉得这座城市原来也有温暖也有爱，只不过我没有邂逅而已。

最终，我没有逃离这座城市。如今，我不在乎“乡下人”这个身份标签，我的微信头像就是“老农牵牛扛犁”，我感觉我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来定义自己。

整整二十年间，我曾无数次行走在小城的街头巷尾，寻找记忆中的那碗蛋炒饭，我希望能遇见“小老太”，我希望她好好的，我还想告诉她，我欠她一声“谢谢！”



吴新生，男，1964年生，现居安庆，经营一家文化公司。